

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四

法 稱 菩 薩 造

宋西天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明慈覺優婆塞法護等奉 詔譯

護持正法戒品第二之二

論曰於是經典不捨諸善知識如護已身於

是經典一刹釋二那頃樂菩薩學於是經典集菩

薩行於菩薩學應擇彼言是故伺察不墮是

罪於無智處亦不愛樂見是經典常樂尊重

見是經者不捨諸善知識為說護持一切正

法如海意經云然善男子不可說者謂以文

字語言於無生法中而不可說若以文字語

言詮總持門乃有其說此即名為護持正法

又善男子有說法師於如是等甚深經海如

說修行者若人於此法師親近恭敬尊重承

事密為護持飲食衣服坐卧之具病緣醫藥

種種供施護諸善品及護語言設有誹謗亦
為覆藏此即名為護持正法乃至善男子於
他無諍可勝無法可說是人與法俱無有執
此即名為護持正法又善男子於諸眾生解
脫慧中不生損減不以財利之心為他法施
此即名為護持正法又善男子或因聽法或
因說法乃至行於一步一出入息間而專住
者此即名為護持正法以要言之又善男子
若放色心境界之中無諸攀緣唯一境性調
伏止息此即名為護持正法又乃至善男子
若謂是法於法可轉是法無所取著釋三此即名
為護持正法
論曰彼說法師雖說親近善知識及不捨善
知識相若不護持正法是不守護是不清淨
是不增長即非菩薩決定於如是事護持正

法師子吼勝鬘經云佛言菩薩所有殊伽沙數無量行願皆應涉入一大願中所謂護持正法護持正法者是大境界彼經復說譬如有力士少觸身分爲彼損害佛言勝鬘少護正法亦復如是令魔波旬得大憂惱不見餘一善法能令惡魔生此憂惱如是唯少護持正法之者又云譬如須彌山王端正殊特於諸黑山最爲高大佛告勝鬘如是大乘捨身命財以攝取身護持正法勝餘住大乘者不捨身命財所獲一切善法故如海意經偈云護持如來正法者即爲勝尊所攝受諸天龍王緊那羅福德智慧皆能攝乃至護持如來正法者所生刹土不空過一切生中見勝尊見已即得心清淨護持如來正法者而得宿命大我法出家善利數能成所修真實

清淨行又云護持如來正法者得大總持及善利正使百劫非聽聞由具辯才悉無礙護持如來正法者乃至釋梵護世等人中復得轉輪王悉悟菩提安隱樂護持如來正法者具三十二殊妙相大智莊嚴喜樂身隨所見者無厭足護持如來正法者而不捨離菩提心波羅蜜行不棄捐普能攝受多種善護法師品第三

論曰守護方便說有三種謂護身語得離諸難護持正法行者思惟守護不令他人之所損害離此難事如虛空藏經護持正法諸菩薩等同說偈言最上兩足尊於此滅度後咸生勇猛心不自惜身命護持佛正法棄捨於利養及離諸眷屬爲證佛智故不捨是正法若毀恨罵辱乃至加惡言護持正法故我等

皆當忍或戲調輕蔑誹謗不稱讚護持正法
故一切皆當忍又總略云爲末法衆生我當
持正法如世惡比丘有大增上力於諸妙經
典不聽亦不讀唯自師已見執異互相非又
於甚深教皆順解脫果如是正法中心不樂
分別乃至以慈令衆生或不住是法爲起悲
愍心得持是經故若見毀戒人貪著於利養
我當憐愍心方便令棄捨若見惡心者毀謗
於正法我以慈忍心正見令歡喜如力護彼
人善成於語業或復不與言彼當自安住後
以四攝事成熟如是人於罪惡行中教導令
開悟或能捨憤鬧寂住善境界如自在鹿王
少欲及知足乃至偈云若入於聚落調柔心
正直諸有求法者爲說深妙法令遠住空閑
樂寂靜法欲由斯善利中而常獲法樂若諸

轉二

十五

迷謬者數數現其前安住法樂中應當自觀
察我爲導世師不染世間法而於毀讚中若
須彌不動破戒諸比丘設來增毀謗應自忍
是事慎勿加於彼又此諸法中我說無所有
於斯正法行不生冤報想假我沙門相實無
沙門德聞此喞陀南於經亦毀謗或截於耳
鼻及不喜樂見聞此喞陀南正法悉誹謗未
來諸比丘護持正法者爲其作留難不令聞
是法或爲王所執謫罰於大衆我願承佛威
普皆聞是法當來惡世時寧喪於身命護持
正法故作衆生利益妙法蓮華經亦作是說
應入行處及親近處常離國王及國王子大
臣官長兇險戲者及旃陀羅外道梵志亦不
親近增上慢人貪著小乘三藏學者破戒比
丘名字羅漢及比丘尼好戲笑者諸優婆夷

皆勿親近若是人等以好心來到菩薩所爲
聞佛道菩薩則以無所畏心不懷希望而爲
說法寡女處女及諸不男皆勿親近以爲親
厚及至販肉自活街賣女色如是之人皆勿
親近兇險相撲種種嬉戲諸姪女等盡勿親
近莫獨屏處爲女說法若說法時無得戲笑
論曰復說是難所謂魔事般若經云謂魔波
旬於未久住菩薩乘者修習此般若波羅蜜
多時起大勢力又云復次阿難陀若菩薩摩
訶薩修習此般若波羅蜜多時有惡魔來於
菩薩所生嬈亂意現怖畏事化雷電火燒十
方界欲令菩薩驚怯毛豎於一念中退失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次教人書寫乃至
讀誦是人不能棄捨利養從座而去如是狂
亂作大戲笑復次書寫乃至讀誦起諸魔事

轉二

十六

謂尋求城邑聚落和尚阿闍梨父母知識營
從親黨如是作意又復思念賊難衣服財物
復次有說法師樂欲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書寫乃至讀誦彼聞法者或生厭怠於法
師所如是顛倒樂往他處聽餘經法又說法
師樂欲大器彼聞法者希望少分或說法師
唯樂略說彼聞法者更希荷負如是一切說
爲魔事又虛空藏經云乃至樂行十不善業
捨於善法如是一切悉爲魔事海意經云世
尊復次菩薩住阿蘭若樂處閑寂以爲止足
雖離俗出家少欲知足然妙樂行不求多聞
亦不化度衆生於講法處不樂聽聞是中隨
宜所說諸決定義應當親近不生諮問於少
善行亦不希求然住空閑多樂憤鬧集煩惱
行如彈指頃即從座起不自知覺不修違害

壞道觀門不行自利利他世尊是名菩薩住
阿蘭若第七魔事以要言之世尊復次菩薩
有惡知識親近承事與善知識體相無異乃
能斷四攝事斷修福業斷護持正法唯修狹
惠少欲知足教詔為說聲聞緣覺若時菩薩
離大乘行於此菩薩營務定可作者故樂稱十七
量唯修狹惠如有處說菩薩於菩提道勇猛
精進暫無懈怠或八九劫當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然不能得是菩提果世尊是菩薩
勇猛精進於此住著決定無有唯處閑靜得
此果故世尊是名菩薩於善知識體相第十
魔事若人於此菩薩乘為魔鈎所制緣他法
行共樂修習如其隨轉親近下劣之所修作
趣下劣行所謂昏迷所向無知猶如啞羊乃
至是名第十一魔事

論曰不學如是勇猛精進菩薩於一切時處
修習如不習等彼寶雲經說謂諸菩薩於諸
威儀進止發精進行若身若心嘗無懈怠是
名菩薩畢竟精進云何於此精進得生懈怠
或非時分修極重事遽生怯弱尚未成熟信
解難行苦行便謂施自身肉何得非時持此
受用施諸衆生由是菩薩於諸衆生而生懈
倦即時捐棄積集大果菩提心種子又虛空
藏經云非時固求是為魔事謂非時於身忽
起如是捨心如先不修習亦勿少施住是念
者以癡自害違純熟菩提心等是故捨自身
肉等事應善守護如善現藥樹受用根種於
非時施應善守護此正覺藥樹亦復如是
論曰於魔事平等是難如寶雲經說佛告善
男子云何離諸魔事得不壞善謂此菩薩一

切時處應先遠離諸惡知識亦不對類詣彼方所論世俗語親近利養供養恭敬如是多種一切時處悉皆遠離又若微細煩惱能障菩提道者一切時處亦能遠離善知如是所對治故彼經復說惡知識相謂毀正戒者此惡知識應當遠離如是毀正見正行正命之者悉皆遠離樂憤鬧者多懈怠者著生死者背菩提門者樂居家眷屬者應當遠離如是諸惡知識善男子雖樂遠離此惡知識然不於彼發起惡心及損害意應如是住心又世尊言處衆生界破遣合集是故我應遠離此故

者無疑悔處令他疑悔三者住大乘者而不稱讚毀生罵辱四者與人從事心行諂詐而無正直復次迦葉菩薩成就四法諸所生處得不捨離菩提之心乃至坐菩提場相續現前何等爲四一者設遇喪命因緣不以妄語親近戲笑二者與人從事心行正直離諸諂詐三者於諸菩薩起議論想隨所四方稱讚其名四者化度衆生志不求餘一切具足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迦葉是名四種師子王所問經偈云若人行法施亦不爲凌滅是人速疾得諸佛集會中如星賀太子生生念法施又生生世世乃至夢寐中不捨菩提心況復今覺時彼經云若於是行處或聚落城邑亦不捨是心教化令他悟文殊莊嚴佛刹功德經云菩薩成就四法不失本願

乃至得離憍慢慳貪嫉妬或見他人安隱富樂代之悅豫

論曰如是於菩提心開發無妄失故如寶積經說一切威儀進止皆菩提心事業是心由過去菩提心故又月燈三昧經偈云若人多疑惑應受我教敕由得此深心彼疑當出離論曰不澄厚是難遠離此者見寶雲經說菩薩發如是心以我精進怯弱下劣及懈怠故修習菩提自謂難得如是於無量多百千劫之所積集如救頭然方證菩提我今棄捨如是重擔云何菩薩發如是謂言所有三世如來正等正覺精進修行方現等覺乃至如是非不長時現成正覺我今亦應於多劫中護持攀緣爲諸衆生積集精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論曰復說是難寶積經云於未成熟衆生而同善巧是菩薩錯謬於非法器衆生示以諸佛深廣妙法是菩薩錯謬於廣大信解衆生示下劣乘是菩薩錯謬

論曰不信解是難如護國經云謂於佛法僧寶不生信解亦不信解學杜多行亦不信解罪福等事住是過失門者由此死已設生人中受癡冥報後受地獄餓鬼畜生之苦

論曰爲離此者見寶積經說若人於其深法無所入解不生誹謗如來如是證知又云然

我不能知解佛三但於無量諸佛菩提種種信解

故如來爲此衆生說正法行

論曰應知捨善營事行是難故菩薩別解脫經云於行法比丘所爲供養佛聽聞妙法親近營事

論曰彼營事行如寶積經說佛言營事比丘於諸比丘衆應護持是心若阿蘭若比丘樂空寂處坐彼營事比丘於一切時處不應役使時阿蘭若比丘設入衆學處而得役使是營事比丘應代彼作或別請比丘代彼阿蘭若比丘作故若有行乞食比丘彼營事比丘應與美膳而供給之復次迦葉若有比丘得離垢者彼營事比丘隨其所須一切給與所謂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若離垢比丘所住之處不應高聲彼營事比丘於離垢比丘所近住坐卧爲作防護隨其所樂上妙飲膳而供給之又云若有多聞比丘應當勇悍乃至守護若有說法比丘應當爲法乃至就座聽法住法會處或論議場清淨之處乃至應當三唱善哉以要言之不應於所有物起自在想

轉二

三

設少有辦事衆許方作勿自許用乃至現前僧物四方僧物不相混聚及佛塔物更互積聚應善遮防如是顛倒若四方僧物與現前僧物互有疑濫彼營事比丘應白衆言此現前僧及四方僧利養事應同意施作如是佛塔朽壞應求施者而爲興作是佛教勅復次迦葉若佛塔物多彼營事比丘不應分與現前僧及四方僧所以者何以佛塔物下至十分之一皆是淨信何得多取諸天世人生佛塔想況復珠寶皆即寶故若取佛塔衣於如來制底寧使風雨曝爛散滅不應以寶貿易此衣如來塔衣無有人能善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佛言迦葉若營事比丘以惡心故於持戒者爲手供給自在役使以不善業墮大地獄設得爲人作世奴僕希求財利爲他役

使毀罵打撲以要言之或於比丘更作新制
恐畏謫罰非時役使是營事比丘以不善根
墮大地獄名曰多釘乃至千釘釘身熾然猛
焰成大火聚又總略云其舌廣長百由旬量
於舌根上每百千釘熾然猛火難堪難忍佛
言迦葉又營事比丘若來若去得僧利養慳
惜拘藏或應時不時與或因苦與乃至不與
是營事比丘以不善根故死墮餓鬼名食糞
丸有大力鬼持以示之初不得近然於糞丸
仰目諦視受飢渴苦經百千歲於其飲食了
不可得設有少得由險惡行悉成糞穢又僧
護緣起亦說是難佛告僧護比丘言如汝所
見實非是壁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以非理湊唾污僧坊壁由斯業報受肉壁苦
猛火燒然至今不息又汝所見實非是柱是

三

三

地獄人如前非理以湊唾污僧坊柱受肉柱
苦至今不息又汝所見實非樹葉華果是地
獄人如前非理於僧坊樹葉華果獨先受用
或與白衣受肉樹等苦至今不息又汝所見
實非緊索是地獄人如前非理於僧坊索獨
先受用或與白衣受肉索苦至今不息又汝
所見實非是杓是地獄人迦葉佛時而為沙
彌以慳詐心執杓摩拭客比丘來時彼沙彌
見已背立客比丘言此衆有漿飲否彼慳恪
心答如是言汝何不見執杓摩拭求欲飲水
尚未可得時客比丘到已默然空無所得慚
赧而去由斯業報受肉杓苦如前不息又汝
所見實非杵臼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比丘聚
物主事緣處有一沙彌持印記者即阿羅漢
有比丘來語沙彌言當須杵臼彼言上座且

住須臾我有少務後當與搗彼發憤恚語沙彌言我若得是杵曰擲汝曰中如是搗搗何况杵曰是時沙彌知彼礮毒惡言罵辱我若報言轉增憤恚默然而住乃於後時瞋罵少息詣彼說悔大德上座如是煩惱彼言汝知此迦葉佛法律中出家沙彌我爲上座比丘沙彌說言若如是者我等出家云何斷除一切煩惱解脫一切結使出是惡言應善對說悔罪之法是名隨所至向使業消薄時上座比丘不爲對說瞋猶不悔以斯業報作肉杵曰受苦不息又汝所見實非是鐺有比丘來鐺不用否沙彌答言且坐須臾承事病比丘故爲彼煎藥是比丘不樂此說以惡心故壞鐺而去受肉鐺苦至今不息又汝所見中間若斷唯少連持者是地獄人由昔主持比丘

利養以慳惜故回換衆物冬時雨時交互而與由斯業報受苦不息

空品第四之一

論曰復次經說大義如虛空藏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言灌頂刹帝利王有五根本罪若犯此者焚滅一切宿種善根趣向惡道墮他勝處遠離一切天人等樂何等爲五善男子謂灌頂刹帝利王故取佛塔物四方僧物自作教他是名第一根本罪若謗聲聞乘法緣覺乘法謗大乘法隱蔽留難是名第二根本罪若依我法而出家者剃除鬚髮被袈裟服於學無學持戒毀戒脫其袈裟逼令還俗或加捶打獄囚繫閉或斷命根是名第三根本罪殺害父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以惡心故出佛身血隨作一事是五無間業是名第四根

本罪若謗無因果不畏他世自行十不善業道或轉教多人身自堅住教他堅住十不善業道是名第五根本罪乃至總略若樂破壞國邑聚落舍宅人民是名根本等罪以要言之復次善男子善女人初行住大乘者有八根本罪此初行住大乘者於根本罪而有錯謬焚滅一切宿種善根趣向惡道墮他勝處遠離天人大乘等樂久處輪迴離善知識何等爲八此諸衆生因昔惡行而生險難五濁惡世以少善根近善知識得聞甚深大乘經典其人淺智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初行菩薩聞說甚深法空經典如其所聞受持讀誦爲前淺智如實開示巧妙文義廣大境界彼愚夫異生聞如是說心生怖畏心怖畏故即便退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發聲聞乘心是名初行菩薩第一根本罪善男子以犯罪故焚滅一切宿種善根趣向惡道墮他勝處遠離天人大乘等樂毀菩提心是故菩薩於他有情補特伽羅深心志願應先知已如心所行隨其漸次而爲說法譬如漸入大海以要言之復次初行菩薩發如是言汝不能修習六波羅蜜行亦復不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應速發聲聞辟支佛心汝可速得出離生死乃至如前所說是名初行菩薩第二根本罪

釋二

三十五

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四

音釋

粹 盧連切 辛也
慘 七感切 刺直也
裒 亂也 溺切 扼於革
絞 丁定切 絞奴板切 面憤也
揗 與同切 搯與春同切 礎初甚
揗 之累切 杖打都頂
揗 打杖擊也
揗 初甚
鎗 初耕切 屬也
揗 打
搗 當上切 搗